列子鬳齋口義

鬳齋 林 希逸

湯問第五

殷湯問於夏革曰古初有物乎夏革曰古初無物今惡得物後之人將謂今之無物可乎殷湯曰然則物無先後乎夏革曰物之終始初無極已始或為終終或為始惡知其紀然自物之外自事之先朕所不知也殷湯曰然則上下八方有極盡乎革曰不知也湯固問革曰無則無極有則有盡朕何以知之然無極之外復無無極無盡之中復無無盡無極復無無極無盡復無無盡朕

以是知其無極無盡也而不知其有極有盡也
物雖自無而有既有矣則必有所始安得謂之古初
無物乎此語謂得又好極已猶極止也物變之後終
始無所止極如春先而夏後春終而夏始先豈真為始
後豈真為終紀極也惡知其紀言無極也物變之外事之
先朕所不知者即四維上下不可思議莊子所謂六
合之外存而不論也固問閡閡之也不得已而後發
曰謂之無則無無極既有有之名則必有盡但不可得
而知爾無極復無無極此下數言蓋莊子有始也者
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夫未始有始也者無

謂[illegible]與逍遙遊篇曰湯之問棘此曰湯革棘
音近義[illegible][illegible]說於大抵皆寓言論者名實異同不足深
考

湯又問曰四海之外奚有革曰猶齊州也湯曰汝奚以
實之革曰朕東行至營人民猶是也問營之東復猶營
也西行至豳人民猶是也問豳之西復猶豳也朕以是
知四海四荒四極之不異是也

四海之外猶有國土或與中國土地遠不可知譬如在於
營者但見營之人民在於豳者但見豳之人民豈知
營之東又有如營者豳之西又有如豳者以中國之

所見且如此況四海四荒四極之外乎齊州中國也
實之者欲其即近以明遠也海外曰大荒大荒之外
曰無極故曰四海四荒四極此亦務為高遠廣大之
言莊列之書皆如是

故大小相含無窮極也含萬物者亦如含天地含萬物
也固不窮含天地也故無極朕亦焉知天地之表不有
大天地者乎亦吾所不知也

大小相含譬如瓦在椽上椽在桁上桁在梁上梁在
柱上柱又在地上小大相乘載物物皆然不可窮詰

萬物既知[illegible]則天地在於太虛之間太虛含天地萬

也太虛之外又必有含太虛者含且萬物者既不可窮則含天地者亦不安知其所極安知天地之外不有更大於天地者含容也此等議論皆是排斥小見自私之人不知世界之廣大故為此等虛曠之論雖似荒唐亦自有味此章以下諸段皆然若要逐章求義理則不可也讀莊列之書別具一隻眼可也

然則天地亦物也物有不足故昔者女媧氏練五色石以補其闕斷鼇之足以立四極其後共工氏與顓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故天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故百川水潦歸焉

女媧之補天其文云折天柱絕地維此皆發爲影響
之言豈不可以爲實者哉天之傾西北此造化玄妙奧妻
無儕盡之數則星辰之運日月之行何以見其盈縮
何以爲晝爲夜此須識天文者方知之知地有上下
四游之說天如雞子則安得有柱有維乎
湯又問物有巨細乎有脩短乎有同異乎革曰渤海之
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其下無底
名曰歸墟八紘九野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
無減焉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
四曰瀛洲五曰蓬萊其山高下周旋三萬里其頂平處

九千里山之中間相去七萬里以爲鄰居焉其上臺觀
皆金玉其上禽獸皆純縞珠玕之樹皆叢生華實皆有
滋味食之皆不老不死所居之人皆仙聖之種一日一
夕飛相往來者不可數焉而五山之根無所連著常隨
潮波上下往還不得暫峙焉仙聖毒之訴之於帝帝恐
流於西極失羣聖之居乃命禺彊使巨鼇十五舉首而
戴之迭爲三番六萬歲一交焉五山始峙而不動而龍
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釣而
連六鼇合負而趣歸其國灼其骨以數焉於是岱輿員
嶠二山流於北極沉於大海仙聖之播遷者巨億計帝

憑怒侵減龍伯之國使阨侵小龍伯之民使短至伏羲神農時其國人猶數十丈

歸墟者渤澥閒是也八紘八方也九野九州也純縞純白也珠玕珠玉也峙侍也毒之害也[illegible]種落也今負趣之者同負而去也趣往也數者數其負也使阨使隘狹也五山之仙聖千百鼇之三番龍伯之釣鼇蓋帝之怒龍伯皆寓言也今佛經多有此如三十三天香積國西方淨土之類是也

從中州以東四十萬里得僬僥國人長一尺五寸東北極有人名曰諍人長九寸

龍伯之滅小猶長數十丈僬僥人尺五諍人之九寸長者極長短者極短但言天地之閒變化不常不可以耳目所見者為定也

荆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朽壤之上有菌芝者生於朝死於晦春夏之月有蠓蚋者因雨而生見陽而死終髮北之北有溟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其長稱焉其名為鯤有鳥焉其名為鵬翼若垂天之雲其體稱焉世豈知有此物哉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堅聞而志之

宜螺不名也豈駭爾驚變也比之寘埃愈遠逾近也歟
稱為聲其長與其大相稱也翼大如此身亦稱之則
其大可知矣世人所見者小豈知天地間更有如此
廣大之所乎此皆寓言却以為真益實是世言山海經
太荒經皆禹所作亦猶今人言張騫窮天河也其意
但因禹治水行九州伯益為紀山澤之處故借其名以
實其說以堅亦猶莊子之齊諧也
江浦之間生麼蟲其名曰焦螟群飛而集於蚊睫弗相
觸也栖宿去來蚊弗覺也離朱子羽方晝拭眥揚眉而
望之弗見其形䚡俞師曠方夜擿耳俛首而

聽之弗聞其聲唯黃帝與容成子居空桐之上同齋三月心死形廢徐以神視塊然見之若嵩山之阿徐以氣聽砰然聞之若雷霆之聲

因詩人之論又生麼虫之說小之而又小者也鯢俞亦小之能聽若此即莊子聽之以耳不若聽之以氣聽之以氣不若聽之以心之論

吳楚之國有大木焉其名爲櫾碧樹而冬生實丹而味酸食其皮汁已憤厥之疾齊州珍之渡淮而北而化爲枳焉鸜鵒不踰濟貉踰汶則死矣地氣然也雖然形氣異也性鈞已無相易已生皆全已分皆足已吾何以識

其巨細何以識其循經何以識其同異哉

櫞橘柚也此數語者王記之歟蓋言形氣定不定所以見造化也隨物而觀則其性皆均物各一性不得而相易物物各全其生物物各足其分巨者細者脩者短者皆造物之理孰為異孰為同此數語却自變

正已語終之辭

太形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萬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陽之北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懲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謀曰吾與汝畢力平險指通豫南達于漢陰可乎雜然相許其妻獻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

損魁父之丘如太形王屋何且焉置土石雜曰投諸渤
海之尾隱土之北遂率子孫荷擔者三夫叩石墾壤箕
畚運於渤海之尾鄰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遺男始齔跳
往助之寒暑易節始一反焉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
矣汝之不慧以殘年餘力曾不能毀山之一毛其如土
石何北山愚公長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徹曾不若孀
妻弱子雖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又
生子子又生孫子子孫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苦
而不平河曲智叟亡以應操蛇之神聞之懼其不已也
告之於帝帝感其誠命夸娥氏二子負二山一厝朔東

一曆羅漢自此異[illegible]

太形即太行也穀相近也指道向南而通道也陰者北芒地名也跳舊而往也易節一年也不慧不明也固蔽也此章其言似迂闊然以形容不已之意趣[illegible]有味釋氏書補陀大士初修行時窮苦而無所見緣下山遇人於水邊磨一鐵尺問之曰磨此何用曰將以為針大士笑之曰汝豈愚邪鐵尺可磨為針乎其人曰今生磨不成後生亦磨不成大士感悟再歸補陀而後成道似此之言甚迂其實以為有味有益於學者若人能存此心何事不可為何學不可成也

坡曰徐徐爲之十年之後何事不造但恐此說未
堅行之不力耳東坡此語似甚淺近若研究得來堯
之兢兢舜之業業湯之又曰新文王之純亦不已即
此一念也操蛇神夸娥氏皆神名也無隴斷者言其
地皆平無小坡埒亦無之也
夸父不量力欲追日影逐之於隅谷之際渴欲得飲赴
飲河渭河渭不足將走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
杖尸膏肉所浸生鄧林鄧林彌廣數千里焉
隅谷日入處也夸父之杖化爲鄧林鄧林之廣猶幾
千里夸父亦龍伯之類爾此恐昔相傳有此怪異

之說故清虛之徒並取焉又其書以為大言夏之資異耳

大禹曰六合之間四海之內照之以日月經之以星辰紀之以四時要之以太歲神靈所生其物異形或夭或壽唯聖人能通其道夏革曰然則亦有不待神靈而生不待陰陽而形不待日月而明不待殺戮而夭不待將迎而壽不待五穀而食不待繒纊而衣不待舟車而行其道自然非聖人之所通也

夏革既與湯問答此又與禹問答兩夏革邪一夏革邪一夏革則當有千百歲之壽矣神靈所生即日月陰陽大哉是也上章以神靈結語下章以神靈起語

可見文物兼日有形之物或夭或壽皆有遇夜皆明

聖人則通知之董又曰亦有不待陰陽自有而生者

蚕蠶不孚何假陰陽之氣土蟻現龍何假日月之明

鶉蘭螟蛉豈殺戮而夭松栢南山豈導迎而壽觸脂

剴囊豈待五穀而飽牛馬之類豈待繪絮而暖飛禽

走類豈待舟車而行此又自然而然非常理可推難

聖人亦不得而盡通知之太歲主歲之神也今日者

亦用此則曆古有之矣此書蓋言天下之事有可以

常理推者又有不可以常理推者此所以為造化之妙

禹之治水也逆而疏之溝澮之要須播海之此不知

距齊州幾千萬里其國名曰終北不知際畔之所齊限
無風雨霜露不生鳥獸蟲魚草木之類四方悉平周以
喬陟當國之中有山山名壺領狀若甔甀頂有口狀若
員環名曰滋穴有水湧出名曰神瀵臭過蘭椒味過醪
醴一源分為四埒注於山下經營一國亡不悉徧土氣
和亡札厲人性婉而從物不競不爭柔心而弱骨不驕
不忌長幼儕居不君不臣男女雜游不媒不聘緣水而
居不耕不稼土氣溫適不織不衣百年而死不夭不病
其民孳阜亡數有喜樂亡衰老哀苦其俗好聲相攜而
迭謠終日不輟音飢惓則飲神瀵力志和平過則醉經

旬乃醒沐浴神瀵膚色脂澤香氣經旬乃歇

終北窮北也疑止也限極也其際畔無所止極也喬陟

高山也壺領亦方壺員嶠之類甔甀瓦器滋穴之水

名曰神瀵出於一源分於四畔埒猶際也經營一國

言此水遶一國也婉而從物順也弱骨不力爭也孳

阜孳生也阜盛也此章自經旬乃歇以上言禹之所

見也

周穆王北游過其國三年忘歸既反周室慕其國惝然

自失不進酒肉不召嬪御者數月乃復

周穆王八駿之說亦於此添作一證

管仲勉齊桓公因遷遂曰俱之其國幾剋舉隰朋諫曰

君奈齊國之廣人民之衆山川之觀殖物之阜禮義

章服之美妖藏盈庭忠良滿朝肆吒則從乎百萬視

撝則諸侯從命亦奚羨於彼而棄齊國之社稷從戎夷

之國乎此仲父之羞奈何從之桓公乃止以隰朋之言

告管仲仲曰此固非朋之所及也臣恐彼國之不可升

之也彼國之富美戀隰朋之言妥矣顧

又因齊國遵海而南傲於琅琊之事添此一段說話

幾剋舉者言幾乎剋日而欲舉行也肆吒者肆意而

叱咤也視撝者言隨目所視而指麾之也彼國之家

可並者言徑路殊求至而不可得也此篇言意亦不過謂天地之外更有勝於人之耳目所見者而已

南國之人祝髮而裸北國之人鞨巾而裘中國之人冠冕而裳九土所資或農或商或田或漁如冬裘夏葛水舟陸車默而得之性而成之

此語舊書中亦有之蓋中國之外資性不同衣食或異隨其所生而樂之此無他皆欲廣人之所見耳

越之東有輒沐之國其長子生則鮮而食之謂之宜弟其大父死負其大母而棄之曰鬼妻不可以同居處

之南有炎人之國其親戚死朽剮其肉而棄然後

埋其骨迺成爲孝子秦之西有儀渠文康之國者其親戚死聚柴積而焚之燻則煙上謂之登遐然後成爲孝子此上而爲政下以爲俗而未足爲異也

輆沐炎人儀渠皆國名也刳者割也此章之言墨子亦有之兩漢夷狄傳晉之載記亦間有一二事相類列子之意不過曰天地之內國土不同風俗各異豈必皆如中國而後爲美我之所好安知非彼之所惡哉

孔子東游見兩小兒辯鬬問其故一兒曰我以日始出時去人近而日中時遠也一兒以日初出遠而日中時

近也一兒曰日初出大如車蓋及日中則如盤盂此不爲遠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兒曰日初出則滄滄涼涼及其日中如探湯此不爲近者熱而遠者涼乎孔子不能決也兩小兒笑曰孰爲汝多知乎

兩小兒之論與晉太子長安與日近遠之說相類此章之意蓋言遠近是非不可以一理定也

均天下之至理也連於形物亦然均髮均縣輕重而髮絕髮不均也均也其絕也莫絕人以爲不然自有知其然者也

此章提起一均字言均天下之至理凡物之有形者

亦然連猶凡也形物有形之物也亦然者理如是而物亦如是也懸與髮均則雖髮可以懸故曰均髮均懸若物與髮有輕有重則髮必斷絶其所以斷絶者不均也故曰輕重而髮絶不均也若輕重均平則雖欲絶而不絶故曰均也其絶也莫絶此一句自妙均也是一句其絶也莫絶是一句此即公孫龍髮引千鈞之論人皆以爲不然自有知其然者言世人則不知其然知道者則知其然也

詹何以獨繭絲爲綸芒針爲鉤荆篠爲竿剖粒爲餌引盈車之魚於百仞之淵汨流之中綸不絶鉤不伸竿不

說楚王聞而異之召問其故詹何曰臣聞先大夫之言蒲且子之弋也弱弓纖繳乘風振之連雙鶬於青雲之際用心專動手均也臣因其事放而學釣五年始盡其道當臣之臨河持竿心無雜慮唯魚之念投綸沉鉤手無輕重物莫能亂魚見臣之鉤餌猶沉埃聚沫吞之不疑所以能以弱制彊以輕致重也大王治國誠能若此則天下可運於一握將亦奚事哉楚王曰善

詹何之釣清且子之弋與僂丈人之承蜩旨意相類蓋言治國治天下若平其心無強無弱無輕無重則弱可以制強輕可以制重此即老子柔能勝剛[illegible]

論也

魯公扈趙齊嬰二人有疾同請扁鵲求治扁鵲治之既同愈謂公扈齊嬰曰汝曩之所疾自外而干府藏者固藥石之所已今有偕生之疾與體偕長今為汝攻之何如二人曰願先聞其驗扁鵲謂公扈曰汝志彊而氣弱故足於謀而寡於斷齊嬰志弱而氣強故少於慮而傷於專若換汝之心則均於善矣扁鵲遂飲二人毒酒迷死三日剖胸探心易而置之投以神藥既悟如初二人辭歸於是公扈反齊嬰之室而有其妻子妻子弗識齊嬰亦反公扈之室有其妻子妻子亦弗識二室因相與

訟求辨於扁鵲扁鵲辨其所由訟乃已

此章形容心稟於氣人有不得而自由者其言亦有深味雖似迂闊而不迂闊若明道曰一百四病皆由它心須由我始得此語又高然列子之喻氣質之性之心也明道之言理性也必以理性化氣質之性而後心可自由

瓠巴鼓琴而鳥舞魚躍鄭師文聞之棄家從師襄游柱指鈞絃三年不成章師襄曰子可以歸矣師文舍其琴嘆曰文非絃之不能鈞非章之不能成文所存者不在絃所志者不在聲內不得於心外不應於氣故不敢發

手而動絃且小假之以觀其後無幾何復見師襄師襄
曰子之琴何如師文曰得之矣請嘗試之於是當春而
叩商絃以召南呂涼風忽至草木成實及秋而叩角絃
以激夾鍾溫風徐回草木發榮當夏而叩羽絃以召黃
鍾霜雪交下川池暴沍及冬而叩徵絃以激蕤賓陽光
熾烈堅冰立散將終命宮而總四絃則景風翔慶雲浮
甘露降澧泉涌師襄乃撫心高蹈曰微矣子之彈也雖
師曠之清角鄒衍之吹律亡以加之彼將挾琴執管而
從子之後耳

不成章者言未能成一曲也柱指安指也鈞絃調絃

也不在絃不在徽者心未安也得於心應於手則遺其器也未能如此所以不敢動絃也小假者小寬也觀其後看此後如何也當春為秋徽而秋氣應當秋為春徽而春氣應當夏為冬徽而冬氣應當冬為夏徽而夏氣應商絃屬秋角絃屬春羽絃屬冬徵絃屬夏宮為中聲故和氣應琴有五弦一絃主一徽此曰叩其絃者非調其一而發其四蓋其曲以商為主其曲以角為主也此意蓋言首徽之妙可以通造化而已師文之見師襄其言似在一日之間安得遍四時而並叩並應乎以此而觀可知其為寓言也微矣乎

之彈者言子之彈琴微妙極矣清角樂名也挾琴執

管而從子後者言役師曠鄒衍當從學於汝也

薛譚學謳於秦青未窮青之技自謂盡之遂辭歸秦青弗止餞於郊衢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薛譚乃謝求反終身不敢言歸秦青顧謂其友曰昔韓娥東之齊匱糧過雍門鬻歌假食既去而餘音遶梁欐三日不絕左右以其人弗去過逆旅逆旅人辱之韓娥因曼聲哀哭一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對三日不食遽而追之娥還復為曼聲長歌一里老幼喜躍抃舞弗能自禁忘向之悲也乃厚賂發之故雍門之人至今善歌哭放娥之

遺載

撫節接拍也賣之也書歌假食賣歌以求食也發之謝而送之也此語亦有見於孟子者因師文鼓琴之說又及謳者之事而併記之皆言工技之能神妙也如此技能如此則學道者豈不有至神至妙之事乎此又其言外之意也

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鍾子期曰善哉峩峩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鍾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鍾子期必得之伯牙游於泰山之陰卒逢暴雨止於岩下心悲乃援琴而鼓之初為霖

雨之操更造崩山之音曲每奏鍾子期輒窮其趣伯牙乃舍琴而歎曰善哉善哉子之聽夫志想象猶吾心也吾於何逃聲哉

霖雨崩山皆琴曲名也志所想象言子期也謂其心與己心同也聲出於心汝既心與己同宜乎知其聲也於何逃者言不可隱也此必古來相傳之說取而入其書蓋言天下之事無精無粗皆有造於神妙者

周穆王西巡狩越崑崙不至弇山反還未及中國道有獻工人名偃師穆王薦之問曰若有何能偃師曰臣唯命所試然臣已有所造願王先觀之穆王曰日以俱來

吾與若俱觀之越日偃師謁見王王薦之曰若與偕來者何人對曰臣之所造能倡者穆王驚視之趣步俯仰信人也巧夫鎮其頤則歌合律捧其手則舞應節千變萬化唯意所適王以為實人也與盛姬內御並觀之技將終倡者瞬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王大怒立欲誅偃師偃師大懾立剖散倡者以示王皆傅會革木膠漆白黑丹青之所為王諦料之內則肝膽心肺脾腎腸胃外則筋骨支節皮毛齒髮皆假物也而無不畢具者合會復如初見王試廢其心則口不能言廢其肝則目不能視廢其腎則足不能步穆王始悅而歎曰人之巧乃

可與造化者同功乎詔貳車載之以歸夫班輸之雲梯墨翟之飛鳶自謂能之極也弟子東門賈禽滑釐聞偃師之巧以告二子二子終身不敢語藝而時執規矩弇山又在崑崙之西穆之近之也漢書搢紳搢亦作薦曰以偵來明日與同來也趣步俯仰皆實亦人然信實也巧夫歎其工能之巧也鎮壓也壓其口而使之歌則皆合律捧其手而使之舞則應節然若以爲實似人既久則宛如實人也盛姬群多之姬也招戲之也諦審也料點檢之也合會復如初說詞散而復合其歌舞又如初見也木人而能行能舞猶可也設

何從出此意蓋言人之一身亦是假合而成目應於肝足應於腎口應於心何嘗由我釋氏四大之説亦類此人之巧乃能奪造化況造化之巧乎貳車者副車也雲梯攻城之具也飛鳶亦木爲之也此與雲峯木毬相類自謂能之極者言般輸墨翟自謂極巧比之偃師又不足言技能矣所以終身不敢自稱其藝時乎而執規矩者謂輸翟二子皆廢棄工技不敢復爲時乎不得已而後執之也東門賈禽滑釐兩人名也

甘蠅古之善射者彀弓而獸伏鳥下弟子名飛衛學射

於甘蠅而巧過其師紀昌者又學射於飛衛飛衛曰爾先學不瞬而後可言射矣紀昌歸偃臥其妻之機下以目承牽挺二年之後雖錐末倒眥而不瞬也以告飛衛飛衛曰未也亞學視而後可視小如大視微如著而後告我昌以氂懸虱於牖南面而望之旬日之間浸大也三年之後如車輪焉以覩餘物皆丘山也乃以燕角之弧朔蓬之簳射之貫虱之心而懸不絕以告飛衛飛衛高蹈拊膺曰汝得之矣

牽挺機下之挺隨足上下者也錐末雖倒眥而不瞬孟子所謂不目逃也亞學亞次也更也使其更學視

也夫既如車輪則他物皆如丘山矣燕角用之弧以燕之角為弓朔蓬之簳以朔之蓬為簳也此弓矢之精也視虱如輪而後可射此精藝者必然如扁鵲學醫隔墻而見人尤異矣此世間所有之事不精於學者不可與議也

紀昌既盡衛之術計天下之敵己者一人而已乃謀殺飛衛相遇於野二人交射中路矢鋒相觸而墜於地而塵不揚飛衛之矢先窮紀昌遺一矢既發飛衛以棘刺之端扞之而無差焉於是二子泣而投弓相拜於涂請為父子剋臂以誓不得告術於人

交射中路者於塗中並稍射也彼此之矢相觸而落於地塵亦不起言其平落地也以棘刺之端而扞其來矢亦相值而無差池也丸臂者削其臂以為識而誓也此說似迂向游淮識軒路分者其年已近七十矣春秋大閱第一籌年年得之渠嘗云初收王辛時相遇於六安山間王辛彀弓欲射之軒之手中只有一條短木槍呼辛而謂之曰我在此許汝發三矢若射我不中汝即降我我同汝見趙制置營取做官人辛發三矢皆為木槍所擊而落地辛遂拜之王辛後為光州武定都統及某王安豐有王辛舊將亦言此

事與軒語一同軒忘其名矣然則紀昌飛衛之相射豈得謂誣乎

造父之師曰泰豆氏造父之始從習御也執禮甚卑泰豆三年不告造父執禮愈謹乃告之曰古詩言良弓之子必先為箕良冶之子必先為裘汝先觀吾趣趣如吾然後六轡可持六馬可御造父曰唯命所從泰豆乃立木為塗僅可容足計步而置履之而行趣走往還無跌失也造父學之三日盡其巧泰豆歎曰子何其敏也得之捷乎凡所御者亦如此也曩汝之行得之於足應之於心推於御也齊輯乎轡銜之際而急緩乎脣吻之和

正度於胷臆之中而執節乎掌握之間內得於中心而外合於馬志是故能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矩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得之於銜應之於轡得之於轡應之於手得之於手應之於心則不以目視不以策驅心閑體正六轡不亂而二十四蹄所投無差迴旋進退莫不中節然後輿輪之外可使無餘轍馬蹄之外可使無餘地未嘗覺山谷之嶮原隰之夷視之一也吾術窮矣汝其識之

恭曰亦古之善御者也裘箕古語也已見學記學為先學箕皆所器也治攻金攻也與裘何預此語素難通

然考工記有裘氏不知所出何事此官既缺況復闕
所職或有近於冶者今不可知矣先觀吾趣者使學
其行步也得之捷者言其速成也轡銜齊吻在馬者
也胷臆掌摻在人者也覆繩而旋者其路雖如繩之
小亦可以轉旋也蟻中者如於中也氣力有餘御者
不勞也術考工曰其社不敝之意也心閑身正者御
之從容也二十四蹄六馬之車也所投無差馬行不
亂也轍軌也車所行之道也車外無餘轍也者車行
不越乎轍之中也蹄外無餘地者蹄不亂則其地窄
多也山谷雖險原隰雖平我視之皆一同也稷不而

於其說似迂觀今人緣竿履繩而躡履者則知世間自有此事列子言此不過以為人間之技且有此神妙況學道乎

魏黑卯以暱嫌殺丘邴章丘邴章之子來丹謀報父之讎丹氣甚猛形甚露計粒而食順風而趨雖怒不能稱兵以報之恥假力於人誓手劍以屠黑卯黑卯悍志絕衆力抗百夫筋骨皮肉非人類也延頸承刃披胸受矢鋌鍔摧屈而體無痕撻負其才力視來丹猶雛鷇也來丹之友申他曰子怨黑卯至矣黑卯之易子過矣將奚謀焉來丹垂涕曰願子為我謀申他曰吾聞衛孔周其

祖得殷帝之寶劒一童子服之却三軍之衆奚不請焉
來丹遂適衛見孔周執僕御之禮請先納妻子後言所
欲孔周曰吾有三劒唯子所擇皆不能殺人且先言其
狀一曰含光視之不可見運之不知其有所觸也泯然
無際經物而物不覺二曰承影將旦昧爽之交日夕昏
明之際北面而察之淡淡焉若有物存莫識其狀其所
觸也竊竊焉有聲經物而物不疾也三曰宵練方晝則
見影而不見光方夜見光而不見形其觸物也騞然而
過隨過隨合覺疾而不血刃焉此三寶者傳之十三世
矣而無施於事匣而藏之未嘗啓封來丹曰雖然吾必

請其京者孔周乃歸其妻子與齋七日晏陰之閒跪而授其下劍來丹再拜受之以歸來丹遂執劍從黑卵時黑卵之醉偃於牖下自頸至腰三斬之黑卵不覺來丹以黑卵之死趣而退遇黑卵之子於門擊之三下如投虛黑卵之子方笑曰汝何蚩而三招予來丹知劍之不能殺人也歎而歸黑卵既醒怒其妻曰醉而露我使我嗌疾而腰急其子曰疇昔來丹之來遇我於門三招我亦使我體疾而支彊彼其厭我哉

憓嫌私怨也其氣其猛戾其㦛也形其露骨立也順風而趣其行弱也悍志絶衆其志勇也過人也痕撻痕

跡也雛鷇初生之禽也易子過矣其輕汝也三劍之
名方言厭勝之術也泯然無際者泯沒而不見邊際
也將旦昧爽之交日初出之時也旦夕昏明之際日
將入之時也旦夕猶言日暮也昏明欲昏而欲明也
晝則見影夜則見光只有光影而無形也騞合作騞
騞然微有聲者請其下者求其第三劍也因其醉而
斬之疑其已死遂趨行而退回也擊之如投虛劍已
過如無物也蚩與癡同丹之三擊彼以為三招如兒
戲也嗌疾喉急也支彊肢體彊急而不柔和也蓋言
厭勝之術自有神異而況學道乎以此說而入其書

皆有意存焉非徒誇誕大言也

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獻錕鋙之劍火浣之布其劍長尺有咫練鋼赤刃用之切玉如切泥焉火浣之布浣之必投於火布則火色垢則布色出火而振之皓然疑乎雪皇子以為無此物傳之者妄蕭叔曰皇子果於自信果於誣理哉

練鋼鍊熟之鋼金也赤刃金精其色赤也如切泥言柔軟也切玉之劍今雖未見火浣之布今人嘗見之世間自有此事異於自信者言皇子但信其耳目所及而不知天下有此神異之事遂以傳者為妄見經

理也從前鋪說至此方結以兩句盡謂人各以其淺

近之見而疑此廣大之言非知理者也

力命第六

力謂命曰若之功奚若我哉命曰汝奚功於物而欲比朕力曰壽夭窮達貴賤貧富我力之所能也命曰彭祖之知不出堯舜之上而壽八百顏淵之才不出衆人之下而壽十八仲尼之德不出諸侯之下而困於陳蔡殷紂之行不出三仁之上而居君位季札無爵於吳田恒專有齊國夷齊餓于首陽季氏富於展禽若是汝力之所能奈何壽彼而夭此窮聖而達逆賤賢而貴愚貧善

而富惡邪力曰若如是言我固無功於物而物若此耶
此則若之所制邪命曰既謂之命奈何有制之者邪朕
直而推之曲而任之自壽自夭自窮自達自貴自賤自
富自貧朕豈能識之哉朕豈能識之哉
力人力也命天命也此意蓋謂壽夭窮達富貴貧賤
若出於人為而無非天命而制之者亦非造物也直
而推之曲而任之是曲直皆出於自然我但推而任
之矣朕豈能識者言亦非命所能制又有自然而然
者制之即莊子所謂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也此章
大意只如此而其文亦直截所以疑非列子之本書

以下數章亦然

北宮子謂西門子曰朕與子並世也而人子達並族也而人子敬並貌也而人子愛並言也而人子庸並行也而人子誠並仕也而人子貴並農也而人子富並商也而人子利朕衣則短褐食則粢糲居則蓬室出則徒行子衣則衣錦食則粱肉居則連欐山宜切出則結駟在家熙然有棄朕之心在朝諤然有敖朕之色請謁不相及遨遊不同行固有年矣子自以德過朕耶西門子曰余無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予事造而達此厚薄之驗歟而皆謂與子並汝之顏厚矣北宮子無以應自失而歸中

途遇東郭先生先生曰汝奚往而反偊偊而步有深愧之色耶北宮子言其狀東郭先生曰吾將舍子之愧與汝更之西門氏而問之曰汝奚辱北宮子之深乎固且言之西門子曰北宮子言世族年貌言行與予並而賤貴貧富與余異予語之曰余無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余造事而達此將厚薄之驗歟而皆謂與予並汝之顏厚矣東郭先生曰汝之言厚薄不過言才德之差吾之言厚薄異於是矣夫北宮子厚於德薄於命汝厚於命薄於德汝之達非智得也北宮子之窮非愚失也皆天也非人也而汝以命厚自矜北宮子以德厚自愧皆

可識夫固然之理矣西門子曰先生止矣子不敢復言

北宮子旣歸衣其短褐有狐貉之溫進其茙菽有稻粱之味庇其蓬室若廣廈之蔭乘其蓽輅若文軒之飾終身逌然不知榮辱之在彼在我也東郭先生聞之曰北宮子之寐久矣一言而能寤易悟也哉

人子達敬愛之類者謂人但偏向汝也連欐欐㞳之連綿也言其㞳䜭之長也造事者言所作爲之事也或窮或達窮則爲厚達則爲薄厚薄能否也偶偶而步行不進之貌舍音釋義同舍汝之愧若爲汝釋去此愧也更之再往也與之同冉見西門氏也達者不

爲智得窮者非爲愚失豈可以其命而自矜固然者
固有自然之理也義哉大哉也厚於德薄於命能多
而不遇也厚於命薄於德遭時而非所能也此德字
與能字同意非道德之德也
管夷吾鮑叔牙二人相友甚戚同處於齊管夷吾事公
子糾鮑叔牙事公子小白齊公族多寵嫡庶並行國人
懼亂管仲與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鮑叔奉公子小白奔
莒既而公孫無知作亂齊無君二公子爭入管夷吾與
小白戰於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既立脅魯殺子糾
召忽死之管夷吾被囚鮑叔牙謂桓公曰管夷吾能可

以治國桓公曰我讎也願殺之鮑叔牙曰吾聞賢君無私怨且人能為其主亦必能為人君如欲霸王非夷吾其弗可君必舍之遂召管仲魯歸之齊鮑叔牙郊迎釋其囚桓公禮之而位於高國之上鮑叔牙以身下之任以國政號曰仲父桓公遂霸管仲嘗歎曰吾少窮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為鮑叔謀事而大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北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

以我爲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也此世稱管鮑善交者小白善用能者然實無善交實無用能也實無善交實無用能者非更有善交更有善用能也召忽非能死不得不死鮑叔非能舉賢不得不舉小白非能用讎不得不用

甚戚者甚親也國氏高氏齊二貴族也鮑叔知我貧知我時不利知我有老母此數語甚佳善用能善交人事也不得不然不得不用天命也

及管夷吾有病小白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諱云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夷吾曰公誰欲與小

白曰鮑叔牙可曰不可其爲人潔廉善士也其於不己若者不比之人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理國上且鉤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小白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爲人也上忘而下不叛愧其不若黃帝而哀不己若者以德分人謂之聖人以財分人謂之賢人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者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可

病病矣言病至甚矣諱云者言不可諱人說也此是句絶不己若者不比之人言惡之不以人類比之也

鉤乎君者鉤糾拘束之也逆乎民者以法理操制之也上忘者其事上以無心也下不叛者苟不背於理而已愧不若黃帝責已甚周也哀不已若待人甚恕也以德分人不自有其德也以賢臨人有心於服人也以賢下人卑已而尊人也於國有不聞於家有不見者不用其聰明也

然則管夷吾非薄鮑叔也不得不薄非厚隰朋也不得不厚厚之於始或薄之於終薄之於終或厚之於始厚薄之去來弗由我也

管鮑之交如彼而垂沒之言似薄鮑叔而厚隰朋雖

曰爲國擇相實亦有命焉非矣吾所自由也厚薄之

諺非實論也借此以形容力命之説耳

鄧析操兩可之説設無窮之辭當子産執政作竹刑鄭國用之數難子産之治子産屈之子産執而戮之俄而誅之然則子産非能用竹刑不得不用鄧析非能屈子産不得不屈子産非能誅鄧析不得不誅也

兩可者謂隨而爲是非也無窮之辭不可詰也數難子産之治言於子産爲治之時數介科格也子産屈之言苦於先也子産既用鄧析之竹刑又以科格爲苦遂歸咎於竹刑故執而戮辱之既戮辱之又誅之

竹刑竹簡刑書也不得不用不得不誅者竹刑鄧析所制子產始而用之而鄧析乃以此被誅姦惡及獲而禍福生焉皆出於命之自然非人力也子產亦不自由爾

可以生而生天福也可以死而死天福也可以生而不生天罰也可以死而不死天罰也可以生可以死得生得死有矣不可以生不可以死或死或生有矣然而生生死死非物非我皆命也智之所無奈何故曰窈然無際天道自會漠然無分天道自運天地不能犯聖智不能干鬼魅不能欺自然者默之成之平之寧之將之迎

之
可以生可以死言各如其所欲死生而無憾者人以此為天福之貪生而不得生苦於困辱求死而不得死人以為天罰之此事於世固亦有之而不知生生死死物我皆不自由非智力之所能及莫非命也雖智亦無如之何得生得死即是可以生可以死特地重疊如此下字或生或死亦即不可以之意也杳然無際者言杳冥無邊際也杳冥無際而不可窮此天道歸會之地也冲漠而無所分別此天道運行之妙也誰得而知之天地不能犯者天為剛德猶不干時

盈虛消息天且不違是也聖智不能干者言聖智亦不能違時也鬼魅不能欺者雖鬼不得而知之亦不能以此欺人也默之者默而悟之也成之者渾成自然無容力也平之者平心以聽之也寧之者安之者也其去也將之其來也迎之莊子曰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處順哀樂不能入也亦是此意

楊朱之友曰季梁季梁得疾七日大漸其子環而泣之請醫季梁謂楊朱曰吾子不肖如此之甚汝奚不為我歌以曉之楊朱歌曰天其弗識人胡能覺匪祐自天弗孽由人我乎汝乎其弗知乎醫乎巫乎其知之乎其[illegible]

錄所經謂三醫一曰矯氏二曰俞氏三曰盧氏診其所疾矯氏謂季梁曰汝寒溫不節虛實失度病由飢飽色慾精慮煩散非天非鬼雖漸可攻也季梁曰衆醫也亟屏之俞氏曰女始則胎氣不足乳湩有餘病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弗可已也季梁曰良醫也且食之盧氏曰汝疾不由天亦不由人亦不由鬼稟生受形既有制之者矣亦有知之者矣藥石其如汝何季梁曰神醫也重貺遣之俄而季梁之疾自瘳

匪佑自天弗孽由人言福佑非出於天留孽非由於人皆自然耳精慮煩散思慮煩多而精神散失也乳

湩有餘飲乳過多也矯氏之言爲其以人事致病也故以爲衆人而屛去之俞氏之言謂其稟受之病也稟受出於天非人事所致故以爲良醫而與之食謂其言稍近於理也盧氏之言制之者不可知知之者亦不可知此雖天亦不知之固以爲神醫而厚餽之以其所見高妙也俄而自瘳此一句又謂自然而然醫藥亦無預也

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生亦非賤之所能夭身亦非輕之所能薄故貴之或不生賤之或不死愛之或不厚輕之或不薄此似反也非反也此自生自死

自厚自薄或貴之而生或賤之而死或愛之而厚或輕之而薄此似順也非順也此亦自生自死自厚自薄貴賤厚薄無與於壽夭此語似若反常而非反常也言其似若違理而實非違理也以壽夭爲出於貴賤厚薄此語似順理而實非順理知壽夭之出於自然出於不得不然則無反順之疑矣

鬻熊語文王曰自長非所增自短非所損算之所亡若何

自短自長卽莊子鳧鶴之論算之所無者言非籌計之所及與籌計無預人將若之何哉人旣不可得而

奈何則安得不聽之自然

老聃語關尹曰天之所惡孰知其故言迎天意揣利害不如其已

此章即莊子天之君子人之小人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之意顏夭跖壽何者爲好何者爲惡以人事而揣天意而欲求其好惡利害之端果何從得不若已之爲愈言不如聽其自然也

揚布問曰有人於此年兄弟也言兄弟也才兄弟也貌兄弟也而壽夭父子也貴賤父子也名譽父子也愛憎父子也吾惑之揚子曰古之人有言吾嘗識之將以告

若不知所以然而然命也今昏昏昧昧紛紛若若隨所為隨所不為日去日來孰能知其故皆命也夫信命者亡壽夭信理者亡是非信心者亡逆順信性者亡安危則謂之都亡所信都亡所不信真矣愨矣奚去奚就奚哀奚樂奚為奚不為

兄弟者言其年貌言才相若也父子者言其貴賤壽天相去之遠也古之人有言吾嘗識之者言我曾記得古人有此言也其言若何不知所以然而然命也是也紛紛多也若若動而不止也漢書有綬若若是也欲為而不得為欲不為而又為之命之所制孰知

其故知命則無壽夭矣知自然之理則無是非矣知嬰兒之心則無逆順矣知天命之性則無安危矣曰命曰理曰心曰性雖若可信而又不足信故曰都無所信都無所不信真矣愨矣真純誠愨一而不雜也若能知此則何所去何所就以何爲哀以何爲樂以何爲可爲以何爲不可爲皆無容心可也

黄帝之書云至人居若死動若械亦不知所以居亦不知所以不居亦不知所以動亦不知所以不動亦不以衆人之觀易其情貌亦不謂衆人之不觀不易其情貌獨往獨來獨出獨入孰能礙之

居若死即莊子尸居之意形如槁木心如死灰是也
動若械者猶影罔兩有所待而然也如偃師之木
人其動也自有機械以使之既不由我則亦不知所
以居不居所以動不動人之所見我之情貌何嘗變
易人所不見我亦何嘗變易耳目之外皆已忘之所
以往來出入獨得其妙孰得而拘礙之是乃忘已遺
形以與造物者游也

墨音默𡰄女冒呆𢾅二切單音戰至晊嘽音闡咺許元火遠二切憋蒲結懯芳無切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知情自以
智之深也

胥如志者四者之人同游於世各如其志也而其情彼此雖窮年之久皆不相知此其用智之深也此下五段撰出此等名字以形容人情世態亦莊子所謂𠍱佚啓態之類墨𡰥音眉杲女䕫反𡰥杲𢿎弱貌單至不安貌嘽咺恐懼貌憋懯𢿎急速貌

巧佞愚直姡魚戩反又濩亡切斫竹角切使辟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而不相語術自以巧之微也

不相語術者言其不以術相告也自以為用巧之微妙辟所不解悟貌

繆何六切悍午交反一切憮魚情……極凌誶四人相與游

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曉悟自以為才之得也

此又四等矜才之人繆忤獪猾也情露今人言賣弄之意讒極吃急之意淩誶詰問也莊子曰哲士無淩誶之事不樂不相曉悟不相曉喻也

眠眞典切娗徒典切諈[illegible]切諉勇敢怯疑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讁發自以行無戾也

此又四等異行之人眠娗瑟縮不正之貌諈諉煩絮之貌怯疑拙退也不相讁發若不相決剔也

多偶自專乘權隻立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顧眄自以時之適也

多偶多奇也易與人合也自專自用也與人不合也

秉權得勢而有權者隻立孤立而無所憚者不相顧

視皆自以為得時也

此衆態也其貌不一而咸之於道命所歸也

衆態者以上五項之人也道自然也咸之於道之徒

也言皆出於自然也其情貌態度雖不一皆不得自

由也命所歸者皆歸諸命也此意蓋謂人情世態種

種不同亦皆其命為之

佹佹(俱為切)成者俏(仙妙切)成也初非成也佹佹敗者俏敗

者也初非敗也故迷生於俏俏之際昧然於俏而不昧

然則不駭夕禍不喜內福隨時動隨時止智不能知也
信命者於彼我無二心於彼我而有二心者不若揜目
塞耳背坂面隍亦不墜仆也故曰死生自命也貧窮自
時也怨夭折者不知命者也怨貧窮者不知時者也當
死不懼在窮不戚知命安時也其使多智之人量利害
料虛實度人情得亦中亡亦中其少智之人不量利害
不料虛實不度人情得亦中亡亦中量與不量料與不
料度與不度奚以異唯亡所量亡所不量則全而亡喪
亦非知全亦非知喪自全也自亡也自喪也
佹佹俱為切幾似之貌俏仙妙切似也成者似成而

非成敗者似敗而非敗人以其形似之際而迷士之爲成敗所惑也故曰迷生成悄然其肖似之際雖若昧然而不可知而其理實甚明初未嘗昧然也苟於其俏似之際而有不昧然之見則禍不足駭福不足喜外禍者人所惡遠之禍也內福者人所好欲之福也禍福初無內外人以好惡自分內外固有駭有喜時動時止偕行偕極之意而智不能知無容心也散峻㢢而立高深隍而行至危者也又掩其耳塞其目危之甚也然知其命之在天而無所容心則亦不危此等言句便與孟子知命者不立巖墻之下者不同

聖賢之言所以異於異端也以多智而有所量度得失亦相半以無智之人而無所量度得失亦相半得亦中亡亦中者亦半也言多算亦失不盡不盡愚者亦有時而得也若皆無所量度亦無不量度則其得其失皆無之是其天者全而無喪矣然全亦不可知也喪亦不可知也無所全喪亦不可知也故曰亦不知全亦非知喪上句本是全而無喪却結以自全自亡自喪鼓舞之文也其意蓋曰全者自全喪者自喪無所全喪者自無所全喪也

齊景公游於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美哉國乎鬱

鬱鬱蓁蓁若何滴滴去此國而死乎使古無死者寡人將去斯而之何史孔梁丘據皆從而泣曰臣賴君之賜疏食惡肉可得而食駑馬棧車可得而乘也且猶不欲死而況吾君乎晏子獨笑於旁公雪涕而顧晏子曰寡人今日之游悲孔與據皆從寡人而泣子之獨笑何也晏子對曰使賢者常守之則太公桓公將常守之矣使有勇者而常守之則莊公靈公將常守之矣數君者將守之吾君方將被蓑笠而立乎畎畝之中唯事之恤行假念死乎則吾君又安得此位而立焉以其迭處之迭去之至於君也而獨為之流涕是不仁也見不仁之君見

諂諛之臣臣見此二者臣之所爲獨竊笑也景公慙焉
舉觴自罰罰二臣者各二觴焉

滴滴衰落之貌跪食者在下之食棧車小車其制未
不圓淨也雪涕拭其涕也惟事之恤言以生事爲變
也行假合作何暇字誤也此此章蓋言人之癡者不知
死生去來而但貪戀目前之樂也

魏人有東門吳者其子死而不憂其相室曰公之愛子
天下無有今子死不憂何也東門吳曰吾常無子無子
之時不憂今子死乃與嚮無子同臣奚憂焉

相室者其家幹著也此章乃得之本有莫考之本無字

論世異詞同

農赴時商趣利工追術仕逐勢勢使然也然農有水旱商有得失工有成敗仕有遇否命使然也

追治也追琢之追也農雖赴時而天有水旱商雖趣利而時有得失工雖精於術而時有成敗仕雖迎合勢要而或遇或否莫非命也上言勢使然者謂既爲農矣爲商矣爲工矣爲仕矣其勢有不得不然也世故之所使不容自已也

楊朱第七

楊朱游於魯舍於孟氏孟氏問曰人而已矣奚以名爲

曰以爲名者爲富既富矣奚不已焉曰爲貴既貴矣奚不
已焉曰爲死既死矣奚爲焉曰爲子孫名奚益於子孫
曰名乃苦其身憔其心乘其名者澤及宗族利兼鄉黨
況子孫乎
大而已矣言均之爲人只爲生足矣何用名乎名爲
苦其身憔其心者謂爲名者之勞苦也勞苦亦得其
名故乘此以遺宗族之澤遺鄉黨之利而況子孫乎
此名所以有益也
凡爲名者必廉廉斯貧爲名者必讓讓斯賤
此題會有曰字蓋此是一轉也凡爲名者必廉必讓

既廉既讓則不富畢不貴矣何以益子孫乎

曰管仲之相齊也君淫亦淫君奢亦奢志合言從道行國霸死之後管氏而已田氏之相齊也君盈則已降君歛則已施民皆歸之因有齊國子孫享之至今不絕若實名貧偽名富

此又一轉却論名之實偽管仲從其君而淫從其君而奢不求自譽忠於諫君遂成伯業此實名也而其利亦止於一身田氏所為皆矯其君盈者驕也降者謙也歛暴也施仁也為謙為仁自求聲譽此偽名也而乃終有齊國是偽者富而實者貧也

曰實無名名無實名者僞而已矣昔者堯舜僞以天下讓許由善卷而不失天下享祚百年伯夷叔齊實以孤竹君讓而終亡其國餓死於首陽之山實僞之辨如此其省也

此又一轉謂名皆僞也有實德者則不近名好名者則無實行凡爲名者皆僞也既以名爲僞乃借堯舜夷齊以立説此所以爲異端之書省者審也言實僞之辨如此審矣此一段先言名可自利却歸結在一僞字上實無名名無實六字亦佳但曰名者僞而已

此則矯世之論也

楊朱曰百年壽之大齊得百年者千無一焉設有一者孩抱以逮昏老幾居其半矣夜眠之所弭晝覺之所遺又幾居其半矣痛疾哀苦亡失憂懼又幾居其半矣量十數年之中逌然而自得無介焉之慮者亦亡一時之中爾則人之生也奚爲哉奚樂哉爲美厚爾爲聲色爾而美厚復不可常厭足聲色不可常翫聞乃復爲刑賞之所禁勸名法之所進退遑遑爾競一時之虛譽規死後之餘榮偊偊爾慎耳目之觀聽惜身意之是非徒失當年之至樂不能自肆於一時重囚累梏何以異哉太古之人知生之暫來知死之暫往故從心而動不違

自然所好當身之娛非所去也故不爲名所勸從性而
游不逆萬物所好死後之名非所取也故不爲刑所及
名譽先後年命多少非所量也
齊音劑分劑也所弭消弭也猶消破也遺失也介焉
至纖者也言人忻樂之時少縱有樂時豈能盡無纖
細不足之處謂不能全其樂也百年之中能全其樂
欲一時項亦無之羨厚美食厚衣也遑遑汲汲也偊
偊張張也汲汲以競虛譽張張而避是非與因梏何
以異异與異同從心而動動作也不違自然之理而
已當目前之娛可以好則好不以慕名而去之從性

而游樂不與萬物相爲忤死後之名固人之所好亦不自甘於刑禍而取之言其不殺身以求名也然此等文字亦太露筋骨似非所以垂訓之意莊子不然楊朱曰萬物所異者生也所同者死也生則有賢愚貴賤所以異也死則有臭腐消滅是所同也雖然賢愚貴賤非所能也臭腐消滅亦非所能也故生非所生死非所死賢非所賢愚非所愚貴非所貴賤非所賤然而萬物齊生齊死齊賢齊愚齊貴齊賤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聖亦死凶愚亦死生則堯舜死則腐骨生則桀紂死則腐骨一矣孰知其異且趣當生奚遑死後

生雖異而死則同即杜子美所謂孔聖盜跖同塵埃趣向也且了生前何暇計身後故曰且趨當生奚遑死後張翰曰且盡生前一盃酒樂天曰莫思身外無窮事且盡罇前有限杯皆是此意

楊朱曰伯夷非亡欲矜清之卸以放餓死展季非亡情矜貞之卸以放寡宗清貞之誤善之在此

卸字恐是郵字傳寫之訛郵與尤同甚也古字通用非無情欲者言其好惡與人同也矜持清貞太甚故夷以此自放而至於餓死季以此自放而至於無嗣寡宗寡特其宗姓也 如此所以自誤也然則清真之

名能誤爲善之人如此故曰清貞之誤善之在此

楊朱曰原憲窶於魯子貢殖於衛原憲之窶損生子貢之殖累身然則窶亦不可殖亦不可其可焉在曰可在樂生可在逸身故善樂生者不窶善逸身者不殖

殖累身言以貨殖自累也貧則不樂富則自勞皆非養生之道也

楊朱曰古語有之生相憐死相捐此語至矣相憐之道非唯情也勤能使逸饑能使飽寒能使溫窮能使達也相捐之道非不相哀也不含珠玉不服文錦不陳犧牲不設明器也

死相捐古人死則棄之易所謂不封不樹喪期無數是也不含珠玉等語所以譏當時厚葬之人楊王孫皇甫謐倮葬之說似原於此

晏平仲問養生於管夷吾管夷吾曰肆之而已勿壅勿閼晏平仲曰其目奈何夷吾曰恣耳之所欲聽恣目之所欲視恣鼻之所欲向恣口之所欲言恣體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夫耳之所欲聞者音聲而不得聽謂之閼聰目之所欲見者美色而不得視謂之閼明鼻之所欲向者椒蘭而不得嗅謂之閼顫口之所欲道者是非而不得言謂之閼智體之所欲安者美厚而不得從謂

之閼適意之所欲爲者放逸而不得行謂之閼性凡此
諸閼廢虐之主去廢虐之主熙熙然以俟死一日一月
一年十年吾所謂養拘此廢虐之主錄而不舍戚戚然
以至久生百年千年萬年非吾所謂養
閼抑遏而自制之意於此主心自廢虐也徒自苦而
已一日一月一年十年言縱樂其身心一日比他人
一月一年比他人十年若不然則雖有百年千年萬
年之壽亦何益非吾所謂養者言非養生之道也
管夷吾曰吾既告子養生矣送死柰何晏平仲曰送死
略矣將何以告焉管夷吾曰吾固欲聞之平仲曰既死

豈在我哉焚之亦可沈之亦可瘞之亦可露之亦可衣薪而棄諸溝壑亦可衮衣繡裳而納諸石椁亦可唯所遇焉管夷吾顧謂鮑叔黄子曰生死之道吾二人進之矣

略矣者言其不足安排聽之可也死欲速朽爲石椁者而言此亦矯世之論鮑叔黄子二人名也黄子恐亦寓言

子產相鄭專國之政三年善者服其化惡者畏其禁鄭國以治諸侯憚之而有兄曰公孫朝有弟曰公孫穆朝好酒穆好色朝之室也聚酒千鍾積麴成封望門百步

醴漿之氣逆於人身方其荒於酒也不知世道之安危人理之悔吝室內之有亡九族之親疎存亡之哀樂也雖水火兵刃交於前弗知也務之後庭比房數十皆擇雉齒嫙婧者以盈之方其耽於色也屏親昵絕交遊逃於後庭以晝足夜三月一出意猶未慊鄉有處子之娥姣者必賄而招之媒而挑之弗獲而後已子產日夜以為戚密造鄧析而謀之曰僑聞治身以及家治家以及國此言自於近至於遠也僑為國則治矣而家則亂矣其道逆邪將奚方以救二子子其詔之鄧析曰吾怪之久矣未敢先言子奚不時其治也喻以性命之重誘以

禮義之尊乎子産用鄧析之言因間以謁其兄弟而告
之曰人之所以貴於禽獸者智慮智慮之所將者禮義
禮義成則名位至矣若觸情而動耽於嗜慾則性命危
矣子納僑之言則朝自悔而夕食祿矣朝穆曰吾知之
久矣擇之亦久矣豈待若言而後識之哉凡生之難遇
而死之易及以難遇之生俟易及之死可孰念哉而欲
尊禮義以夸人矯情性以招名吾以此爲弗若死也爲
欲盡一生之歡窮當年之樂唯患腹溢而不得恣口之
飲力憊而不得肆情於色不遑憂名聲之醜性命之危
也且若以治國之能夸物欲以說辭亂我之心榮祿喜

我之意不亦鄙而可憐哉我又欲與若別之夫善治外
者物未必治而身交苦善治內者物未必亂而性交逸
以若之治外其法可暫行於一國未合於人心以我之
治內可推之於天下君臣之道息矣吾常欲以此術而
喻之若反以彼術而教我哉子産忙然無以應之他日
以告鄧析鄧析曰子與真人居而不知也孰謂子智者
乎鄭國之治偶耳非子之功也

積麴成封累土便築糟丘臺是也婑媠美女也娥姣

亦美女也弗獲而後已言百計營求至不得而後巳

也孰念深念也與熟同腹溢而不得恣口之飲力疲

憊而不得肆情於色郭璞酒色之資恐用不盡之論也鄧析以爲眞亂者言其達養生之理也善治內者物未必亂謂自樂其心者世亦未必至於亂謂治亂皆自然之數也此段與莊子盜跖篇相似其文亦如此長枝大葉郭璞之語似甚背理但以其銜刀被髮登厠之事觀之彼蓋知數者逆知其身必不能自保故爲此論然禍福在天脩爲在我盡人事以聽天命可也銜刀被髮之術已非明理者所爲而況恣於酒色乎以此思之孟子曰壽夭不貳脩身以俟之多少滋味多少理義多少受用不盡處孔子曰朝聞道夕

死可矣其意亦在此莊列之書本意憤世昏迷之人
却如此捭闔其論而又爲後人所雜讀其書而不得
其意與不辨其真僞者或以自誤此所以爲異端之
學也
衞端木叔者子貢之世也籍其先貲家累萬金不治世
故放意所好其生民之所欲爲人意之所欲玩者無不
爲也無不玩也墻屋臺榭園囿池沼飲食車服聲樂嬪
御擬齊楚之君焉至其情所欲好耳所欲聽目所欲視
口所欲嘗雖殊方偏國非齊土之所產育者無不必致
之猶藩墻之物也及其游也雖山川阻險塗逕修遠無

不必之猶人之行咫步也賓客在庭者日百往庖廚之下不絶煙火堂廡之上不絶聲樂奉養之餘先散之宗族宗族之餘次散之邑里邑里之餘乃散之一國行年六十氣幹將衰棄其家事都散其庫藏珍寶車服妾媵一年之中盡焉不爲子孫留財及其病也無樂石之儲及其死也無瘞埋之資一國之人受其施者相與賦而藏之反其子孫之財焉禽骨釐聞之曰端木叔狂人也辱其祖矣段干生聞之曰木叔達人也德過其祖矣其所行也其所爲也衆意所驚而誠理所取衛之君子多以禮教自持固未足以得此人之心也

子貢之世者謂其後世子孫也賦而藏之者言歛其資而葬之衆意所驚者言衆人則以爲驚恠也誠理所取者謂以自然之理觀之則其所行可取法也此豈拘拘然以禮教自持者之所知其意蓋借此以非笑吾儒者也氣幹猶氣骨也

孟孫楊問陽子曰有人於此貴生愛身以蘄不死可乎曰理無不死以蘄久生可乎曰理無久生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且久生奚爲五情好惡古猶今也四體安危古猶今也世事苦樂古猶今也變易治亂古猶今也既聞之矣既見之矣既更之矣百年猶厭其

多況人生之苦也乎

好惡安危苦樂言人世之事不過如此也天下之生一治一亂相仍不已故曰變易治亂古猶今也言千年萬年只是此等事也更者更歷也我之生也不問十年百年所見所聞與所更歷不過如此更千年萬年亦然也杜牧曰浮世工夫食與眠亦是此意

孟孫陽曰若然速亡愈於久生則踐鋒刃入湯火得所志矣楊子曰不然既生則廢而任之究其所欲以俟於死將死則廢而任之究其所之以放於盡無不廢無不任何遽遲速於其間乎

此一轉郤好人之生也固無足樂然不可以棄生而求死廢無心也廢吾心思而聽其自然故曰廢而任之能盡此念雖廢與任且無之矣又何暇計其間遲速乎

楊朱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耕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體偏枯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爲之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濟爲之乎楊子弗應禽子出語孟孫陽孟孫陽曰子不達夫子

之心吾請言之有侵若肌膚獲萬金者若爲之乎曰爲之孟孫陽曰有斷若一節得一國子爲之乎禽子默然有間孟孫陽曰一毛微於肌膚肌膚微於一節省矣然則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一毛固一體萬分中之一物奈何輕之乎禽子曰吾不能所以答子然則以子之言問老聃關尹則子言當矣以吾言問大禹墨翟則吾言當矣孟孫陽因顧與其徒說他事

一體偏枯者言禹手足胼胝也以我一毫而利天下吾亦不與之盡天下之物而以奉我吾亦不取之此所謂爲我之學世固非一毛之所濟者言損我一毛

亦何益於世世於一毛亦何用假濟者言設使一毛可以濟世汝肯爲之乎楊子弗應者不以此意盡語之也一身一節之所積也一節一毛之所積也纔動一毛便是我身中之物豈可以其微而輕忽之此意蓋謂有一分務外之心則非自養之道禽子曰汝爲此說我固難荅然老聃關尹則以女言爲是大禹墨翟則不以汝言爲是矣孟孫陽顧其徒而言他事蓋謂大禹墨翟我師所不爲而汝如此比並言之可乎

孟孫陽者楊朱弟子也

楊朱曰天下之美歸之舜禹周孔天下之惡歸之桀紂

然而舜耕於河陽陶於雷澤四體不得暫安口腹不得美厚父母之所不安弟妹之所不親行年三十不告而娶及受堯之禪年已長智已衰商鈞不才禪位於禹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窮毒者也鯀治水土績用不就殛諸羽山禹纂業事讎惟荒土功子産不字過門不入身體偏枯手足胼胝及受舜禪卑宮室美紱冕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憂苦者也武王既終成王幼弱周公攝天子之政邵公不悅四國流言居東三年誅兄放弟僅免其身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危懼者也孔子明帝王之道應時君之聘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

商周圍於陳蔡受屈於季氏見辱於陽虎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民之遑遽者也凡彼四聖者生無一日之歡死有萬世之名名者固非實之所取也雖稱之弗知雖賞之不知與株塊無以異矣桀藉累世之資居南面之尊智足以距群下威足以震海内恣耳目之娛窮意慮之所爲熙熙然以至於死此天民之逸蕩者也紂亦藉累世之資居南面之尊威無不行志無不從肆情於傾宫縱欲於長夜不以禮義自苦熙熙然以至於誅此天民之放縱者也彼二凶也生有從欲之歡死被愚暴之名實者固非名之所與也雖毀之不知雖稱之弗知此

與株塊奚以異矣彼四聖雖美之所歸苦以至終同歸於死矣彼二凶雖惡之所歸樂以至終亦同歸於死矣

天人者言天下之人也在此天下之人之中最爲窮獨最爲憂苦最爲危懼最爲遑遽者也遑遽逼迫而不得自閒之意天民亦與天人同株塊者言如朽木土塊也身滅之後譽亦不知毁亦不知賢之與否亦何別乎此段亦太露筋骨

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梁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而不能治三畝之園而不能芸而言治天下如運諸掌何也對曰君見其牧羊者乎百羊而群使五尺童

予荷蓑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使堯牽一羊舜荷蓑而隨之則不能前矣且臣聞之吞舟之魚不游枝流鴻鵠高飛不集汙池何則其極遠也黃鍾大呂不可從煩奏之舞何則其音踈也將治大者不治細成大功者不成小此之謂矣

堯舜之牧羊不如五尺童子此數語極佳謂能大者不能小者枝流者支派小流也莊子秋水篇亦有此意

楊朱曰太古之事滅矣孰誌之哉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覺若夢三王之事或隱或顯億不識一當

身之事或聞或見萬不識一目前之事或存或廢千不識一太古至于今日年數固不可勝紀伏羲已來三十餘萬歲賢愚好醜成敗是非無不消滅但遲速之閒爾矜一時之毀譽以焦苦其神形要死後數百年中餘名豈足潤枯骨何生之樂哉

滅矣者言泯滅而不傳也若存若亡若夢若覺或隱或顯大意蓋謂事之愈久則愈不可知雖有一時之名譽數百年之後無不消滅爲善者亦徒自苦而已

楊朱曰人肖天地之類懷五常之性有生之最靈者人也人者爪牙不足以供守衛肌膚不足以自捍禦趨走

不足以逃利害無毛羽以禦寒暑必將資物以爲養性任智而不恃力故智之所貴存我爲貴力之所賤侵物爲賤然身非我有也旣生不得不全之物非我有也旣有不得而去之身固生之主物亦養之主雖全生身不可有其身雖不去物不可有其物有其物有其身是橫私天下之身橫私天下之物其惟聖人乎公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其惟至人矣此之謂至至者也

養性者養生也任智而不恃力智存於我力角乎物也存我者爲貴侵物者爲賤侵物者與之相靡也相刃也我身我生不得不全其生身外之物非我所有

非我所有則爲我之累也不容不離去之然身固我之所以生者物亦資以養生者身雖可愛亦有時而不自由我豈得而有之物雖可去而有不容去者我亦不得而有去物之心也莊子所謂物莫足爲而不可不爲者是也若以物爲有以身爲有皆逆天理而自私者故曰橫私世之聖人則如此此語自堯舜以下皆有譏侮之意惟付吾身於無身付外物於無物無自私之心此則至人也至至者言至此至矣極矣不可加也

楊朱曰生民之不得休息爲四事故一爲壽二爲名三

爲位四爲貨有此四者畏鬼畏人畏威畏刑此謂之遁人也可殺可活制命在外不逆命何羨壽不矜貴何羨名不要勢何羨位不貪富何羨貨此謂順民也天下無對制命在内故語有之曰人不婚宦情欲失半人不衣食君臣道息周諺曰田父可坐殺晨出夜入自以性之恒啜菽茹藿自以味之極肌肉粗厚筋節䐃急一朝處以柔毛綈幕薦以粱肉蘭橘心痟體煩内熱生病矣商魯之君與田父侔地則亦不盈一時而憊矣

人惟有所貪戀則有所忌畏威者幽明之禍福也刑者王法之刑戮也遁人者遁天而背理之人也如此

之人則殺活皆制於他人故曰制命在外順民者無所矜無所羨無所貪戀於世獨高於天下故曰天下無對其命在我而不制於人故曰制命在內人生之有昏宦情慾之所由生君臣上下之道以衣食而相維也使無昏宦則情慾可减半矣使無衣食之累則君臣不得以相使矣此必自古以來所有之語田父可坐殺者言以田野鄙賤之人使其閑坐不待刀鎗而可殺之蓋彼以勞苦爲常一旦忽然安處則心至生病痟骨酸也使商魯之君與田野之人易地而處雖頃刻亦不可居矣子美曰無貴賤不悲無富貧亦

足此章之意似近於此蓋言人生只是習慣若皆攻苦食淡不知有人世榮樂之事則人人無不足者念頭纔息則處處皆安此語却有味

故野人之所安野人之所美謂天下無過者昔者宋國有田夫常衣緼黂僅以過冬暨春東作自曝於日不知天下之有廣厦隩室綿纊狐狢顧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獻吾君將有重賞里之富室告之曰昔人有美戎菽甘泉莖芹萍子者對鄉豪稱之鄉豪取而嘗之蜇於口慘於腹衆哂而怨之其人大慙子此類也

田野之人其所以自安其所以自美者謂舉天下無

以過此蓋安其耳目之所見而不知其有他也緼賡
破麻絮之類以負暄之樂而欲獻以求賞此形容其
見小不見大之意戎菽大菽也甘枲好麻子也莖芹
絲芹菜而爲羨也萍子亦菜之類也蜇螫也蜇於口
言毒烈其口也
楊朱曰豐屋美服厚味姣色有此四者何求於外有此
而求外者無猒之性無猒之性陰陽之蠹也
四者旣有人生可以自足而又别求功名者是無厭
也陰陽之蠹言其無厭自蠹損其身陰陽之氣也
忠不足以安君適足以危身義不足以利物適足以害

生安上不由於忠而忠名滅焉利物不由於義而義名絕焉君臣皆安物我兼利古之道也

此章亦譏忠義立名之人言忠者必危身義者必害生謂之務外不務内也安上之實出於自然豈一人之忠所能安之利物之道亦出於自然豈一人之義所能利之以一人之私而求忠義之名名反泯滅而徒累其身不若順其自然則君臣俱安而物我俱利此所謂古道也

鬻子曰去名者無憂老子曰名者實之賓而悠悠者趨名不已名固不可去名固不可賓邪今有名則尊榮亡

名則卑辱尊榮則逸樂卑辱則憂苦憂苦犯性者也逸樂順性者也斯實之所係矣名胡可去名胡可賓但惡夫守名而累實守名而累實將恤危亡之不救豈徒逸憂樂苦之間哉

去名者無憂名者實之賓此言雖出於鬻子老子世固知之然世之悠悠者皆趨於名而不可止豈二師之言所能戒哉賓外也然則名不得而去矣不可得而外矣今世之人既以有名爲尊榮以此爲快樂以無名爲卑辱以此爲憂苦以憂苦爲犯其性以快樂爲順其性所以趨求之而不已也斯此也斯實之所

係者謂以祀性順性爲切實利害之所係不容於不求矣然則二師之言雖欲去其名烏得而去之雖欲外其名烏得而外之此語既盡却斷之曰世情於名雖不可去不可捨矣然守之太甚將至於自累其養生之實如此則有危亡不救之憂豈暇分別苦樂乎恤憂也此意蓋謂世俗之人求名不已必至自亡其身是好快樂畏憂苦而其弊將至於自殺也

說符第八

莊子曰德充符此曰說符符字雖同而義不同符者合也謂至言天人自相符合故曰說符列子共八篇

只首尾二篇立此名字中間六篇只掇其首二字名之恐其本書亦不然

子列子學於壺丘子林壺丘子林曰子知持後則可言持身矣列子曰願聞持後曰顧若影則知之列子顧而觀影形枉則影曲形直則影正然則枉直隨形而不在影屈伸任物而不在我此之謂持後而處先關尹謂子列子曰言美則響美言惡則響惡身長則影長身短則影短名也者響也身也者影也故曰愼爾言將有和之愼爾行將有隨之是故聖人見出以知入觀往以知來此其所以先知之理也度在身稽在人人愛我我必愛

之人惡我我必惡之湯武愛天下故王桀紂惡天下故亡此所稽也稽度皆明而不道也譬之出不由門行不從徑也以是求利不亦難乎嘗觀之神農有炎之德稽之虞夏商周之書度諸法士賢人之言所以存亡廢興而非由此道者未之有也

持後者不爲物先之意能持後則可以持身蓋以謙下自處而後能自存也若影者汝影也影隨形而曲直我隨物而屈伸影不先形我不先物能持此意則常處萬物之先矣此亦不爭善勝之義也言聲也響之應聲亦猶影之隨形不求名而名自至不貴身而

身自先以影響而不以形聲則得其道矣聖人之道惟其如此故言以不言而人自和之行以不行而人自隨之此理之必然者如出則必入往則必來人不知而聖人知之此聖人之先知也猶曰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也度尺度也以尺度而量物稽也度在身者言以身爲度而稽考於人也人之所愛於我者我亦必愛之人之所惡於我者我亦必惡之此言人心所同者愛惡也湯武以此而見愛於天下故能王天下桀紂不由此道以見惡於天下故亡其國已然之事可以稽考稽者稽之湯武桀紂而可見也可稽可

度者甚明如此而人有不由其道者是不由門而出不由徑而行欲有利而無害難矣神農炎帝虞夏商周巳驗之事也自古法士賢人其言皆如此欲求廢興存亡之故而不由此道未之有也此一段其文亦粹其論亦正但與此書前後之言殊不相合豈前爲詭說而此爲莊語乎抑彼此錯雜非一家之書乎

嚴恢曰所爲問道者爲富今得珠亦富矣安用道子列子曰桀紂唯重利而輕道是以亡幸哉余未汝語也人而無義唯食而已是雞狗也彊食靡角勝者爲制是禽獸也爲雞狗禽獸矣而欲人之尊已不可得也人不尊

已則危辱及之矣

强食爭而食也靡角者以角相觸也力之勝者制其弱者禽獸之事也若人而不知但求食而已則是爲禽獸之行必自取危辱此一段亦似非出於本書其義理却甚正也

列子學射中矣請於關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者乎對曰弗知也關尹子曰未可退而習之三年又以報關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乎列子曰知之矣關尹子曰可以守而勿失也非獨射也爲國與身亦皆如之故聖人不察存仁而察其所以然

始者問之以中曰不知未得其所以已中之道也再問之以中曰知之已得其所以中之道也關尹子以守勿失告使其守此道而勿忘也然中而知其中則非所謂不知之知一守而勿失則非化道之論矣存亡者可見者也所以然者理也據此等議論皆非莊列之學郄近於吾儒所以疑其非全書也

列子曰色盛者驕力盛者奮未可以語道也故不班白語道失而況行之乎故自奮則人莫之告人莫之告則孤而無輔矣賢者任人故年老而不衰智盡而不亂故治國之難在於知賢而不在自賢

色盛者驕矜見於顏面也力盛者恃勇力以取勝也不班白者涉世淺未老於世故也涉世淺豈知道之有是非得失欲語且未可而況欲行之乎自奮自用也有自用之心則誰肯以善道告之人不我告則我孤立而無所輔佐矣年老而不衰言我力雖竭而任人以代之我智雖盡而任人以代之我智雖盡而任人以謀之則處事而不亂人不貴於知自賢而貴於知賢公羊曰能賢賢也使賢亦賢也與此意同此論甚正未知果出於列子否

宋人有爲其君以玉爲楮葉者三年而成鋒殺莖柯毫

芒繁澤亂之楮葉中而不可別也此人遂以巧食宋國子列子聞之曰使天地之生物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故聖人恃道化而不恃智巧

鋒者葉之有鋒稜也殺裁剪減削處也毫芒葉上之文理也繁文理之多也澤其色潤澤也道化無爲也智巧人力也此一喻甚好

子列子窮容貌有饑色客有言之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爲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爲有道者之妻

子皆使佚桀今有飢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也哉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

以人言而知我則必以人言而罪我言其本不相知徒信他人之言安可保也衞鞅曰君不能以子之言而用我亦必不能以子之言而殺我亦此類也此似戰國間人之語亦是一件好說話君過而遺先生食謂君以失士爲過而餽粟也

魯施氏有二子其一好學其一好兵好學者以術干齊

侯齊侯納之以爲諸公子之傅好兵者之楚以法干楚
王王悅之以爲軍正祿富其家爵榮其親施氏之鄰人
孟氏同有二子所業亦同而窘於貧羨施氏之有因從
請進趣之方二子以實告孟氏孟氏之一子之秦以術
干秦王秦王曰當今諸侯力爭所務兵食而已若用仁
義治吾國是滅亡之道遂宮而放之其一子之衛以法
干衛侯衛侯曰吾弱國也而攝乎大國之間大國吾事
之小國吾撫之是求安之道若賴兵權滅亡可待矣若
全而歸之適於他國爲吾之患不輕矣遂刖之而還諸
魯既反孟氏之父子叩胸而讓施氏施氏曰凡得時者

昌失時者亡子道與吾同而功與吾異失時者也非行之謬也且天下理無常是事無常非先日所用今或棄之今之所棄後或用之此用與不用無定是非也投隙抵時應事無方屬乎智智苟不足使若博如孔丘術如呂尚焉往而不窮哉孟氏父子舍然無慍容曰吾知之矣子勿重言

學術雖同而所遭或異時有得失命也先日前日也投隙抵時視時之間隙而乘其機以應之初無定所此智巧之事也故曰應事無方屬乎智其意蓋謂汝雖知好學好兵之可以干說而不能隨時通變以取

宮刖之刑是汝無智巧也此又與恃道化而不恃智
巧之意稍相戾矣重言者不必再栝（拈起）是也
晉文公出會欲伐衛公子鋤仰天而笑公問何笑曰臣
笑鄰之人有送其妻適私家者道見桑婦悅而與言然
顧視其妻亦有招之者矣臣竊笑此也公寤其言乃止
引師而還未至而有伐其北鄙者矣
此章與史記滑稽傳有相似處其意蓋謂己所不欲
勿施諸人我能以加諸人則人亦能以加諸我也
晉國苦盜有郄雍者能視盜之貌察其眉睫之間而得
其情晉侯使視盜千百無遺一焉晉侯喜告趙文子曰

吾得一人而一國盜爲盡矣奚用多爲文子曰吾君恃伺察而得盜盜不盡矣且郄雍必不得其死焉俄而群盜謀曰吾所窮者郄雍也遂共盜而殘之晉侯聞而大駭立召文子而告之曰果如子言郄雍死矣然取盜何方文子曰周諺有言察見淵魚者不祥智料隱匿者有殃且君欲無盜莫若舉賢而任之使教明於上化行於下民有耻心則何盜之爲於是用隨會知政而群盜奔秦焉

此章蓋言擿姦發伏反以啓民之爭心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又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

不竊便是此意

孔子自衛反魯息駕乎河梁而觀焉有懸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鼈弗能游黿鼉弗能居有一丈夫方將厲之孔子使人並涯止之曰此懸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鼈弗能游黿鼉弗能居也意者難可以濟乎丈夫不以錯意遂度而出孔子問之曰巧乎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及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忠信錯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用私所以能入而復出者以此也孔子謂弟子曰二三子識之水且猶可以忠信誠身親之而況人乎

方將厲之厲渡水也詩曰深則厲淺則揭意者難可以濟言其難可渡也不以措意者不以波濤之險爲意也忠信誠實也以忠信而措吾身於波流之中一毫私意無之所以可出入於水間也此忠信二字之義不可以吾書之忠信求之大抵只謂誠實而已但此章前一半與黃帝篇呂梁一段全同列子全書决不應爾以此愈知其雜況先以忠信又從以忠信此兩以字下得與莊列之書全别以則未化矣存而未化豈能涉此境界乎

白公問孔子曰人可與微言乎孔子不應白公問曰若

以石投水何如孔子曰吳之善沒者能取之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淄澠之合易牙嘗而知之白公曰人固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何爲不可唯知言之謂者乎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爭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爲無爲夫淺知之所爭者末矣白公不得已遂死於浴室

微言者隱語也白公欲爲亂而不敢顯言以求决於孔子孔子知其意故不荅之以石投水沒者取之言易得也以水投水似若難矣而易牙亦知之其意蓋謂言無可隱之理未有言之隱而人不知者白公未

悟又有不可微言之問何爲不可者謂微言豈有不可知者乎知其理者則知之知言之理不在於言而在於言之外故曰不以言言也爭魚者必入水豈不濡其身逐獸者必入山豈不趨走而傷氣逐物而害我則不足以爲樂此意已隱然識其非理之謀矣至言者道也言不足以盡道去言則爲道至爲者道也有爲不足以盡道必無爲而後爲道若以褰淺之智而求與世爭此非知本者也大意蓋謂爭心之不可萌也白公雖知此言不能自已所以終於作亂而殺其身不得已者不能自已也此一章與淮南道應篇

全同若列子已出於景帝時淮南不應全用之以此

知非列子之本書也必矣

趙襄子使新穉穆子攻翟勝之取左人中人使遽人來謁之襄子方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夫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行無所施於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哉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者所以為昌也喜者所以為亡也勝非其難者也持之其難者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楚吳越皆常勝矣然卒取亡焉不達乎持勝也

唯有道之主爲能持勝

新穉穆子者趙襄子之家臣也翟卽狄也左人中人二邑名也遽人郵卒也飄風暴雨不終朝老子之語也日中不須臾日中必昃也德行之積未有施及於人故曰德行無所施於積子產曰無文德而有武功卽此意也亡其及我者恐驕以致敗也能憂者必安自喜者必驕故戰勝非難而持勝者爲難此論甚正

孔子之勁能拓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墨子爲守攻公輸般服而不肯以兵知故善持勝者以強爲弱

拓舉也不以力聞是稱其德不稱其力也公輸般之

爲攻器最精者也而不能攻墨子之守至於自屈服而墨子不以知兵名以此二者爲藏勇於怯持勝如負者之喻

宋人有好行仁義者三世不懈家無故黑牛生白犢以問孔子孔子曰此吉祥也以薦上帝居一年其父無故而盲其牛又復生白犢其父又復令其子問孔子其子曰前問之而失明又何問乎父曰聖人之言先迕後合其事未究姑復問之其子又復問孔子孔子曰吉祥也復教以祭其子歸致命其父曰行孔子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民易子而食之

析骸而炊之丁壯者皆乘城而戰死者太半此人以父子有疾皆免及圍解而疾俱復

此章與塞翁得馬失馬意同言吉未必不爲凶凶未必不爲吉也先迕後合者言不驗於前必驗於後也

未究者未知其要終如何也

宋有蘭子者以技干宋元宋元召而使見其技以雙枝長倍其身屬其脛並趨並馳弄七劒迭而躍之五劒常在空中元君大驚立賜金帛又有蘭子又能燕戲者聞之復以干元君元君大怒曰昔有異技干寡人者技無庸適值寡人有歡心故賜金帛彼必聞此而進復望吾

賞拘而擬戮之經月乃放

雙枝屬於脛令人所爲㨗脚之戲是也雙枝者雙木也弄七劒而五劍在空中今人亦有此戲燕戲者燕飲之間雜弄之技也技無庸者言本無用於此偶喜而賞之拘而擬戮者拘繫而欲罪之也技同而所遭異時不可必也

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伯樂對曰良馬可形容筋骨相也天下之馬者若滅若没若亡若失若此者絶塵弭轍臣之子皆下才也可告以良馬不可告以天下之馬也臣有所與共擔纆薪菜

者有九方皋此其於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穆公見之使行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之矣在沙丘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牝而黃使人往取之牡而驪穆公不說召伯樂而謂之曰敗矣子所使求馬者色物牝牡尚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也伯樂喟然太息曰一至於此乎是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若皋之所觀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內而忘其外見其所見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若皋之相者乃有貴乎馬者也馬至果天下之馬也

子姓者問其所生之子也姓生也天下之馬馬之絕

出於天下者也滅沒亡失者言恍惚而不定不可以形求也絕塵離塵埃而去也弭蹤者無迹也㩰纏者眞索也千萬臣無數者言勝於臣者踰千萬數而不可窮也天機者得其天而遺其形也所見天所見也內所不見者毛色牝牡之在外者也敗矣子所使求馬者句法與何哉汝所謂達者同

楚莊王問詹何曰治國奈何詹何對曰臣明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也楚莊王曰寡人得奉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詹何對曰臣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又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在身不敢對以末楚王曰善

此天下國家本在身之論撰得來甚佳

孤丘丈人謂孫叔敖曰人有三怨子知之乎孫叔敖曰何謂也對曰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逮之孫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以是免於三怨可乎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亟封我矣吾不受也爲我死王則封汝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丘者此地不利而名甚惡楚人鬼而越人禨可長有者唯此也孫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其子子辭而不受請寢丘與之至今不失

寢丘之邑其名近於葬地故曰甚惡不利者不利於

地主也楚人信鬼神越人好禨祥占卜而多忌諱者必惡此地而不欲無復爭之者庶可以長有之此意蓋謂取人之所弃得人之所不爭則可以自安

牛缺者上地之大儒也下之邯鄲遇盜於耦沙之中盡取其衣裝車牛步而去視之歡然無憂恡之色盜追而問其故曰君子不以所養害其所養盜曰嘻賢矣夫旣而相謂曰以彼之賢往見趙君使以我爲必困我不如殺之乃相與追而殺之燕人聞之聚族相戒曰遇盜莫如上地之牛缺也皆受教俄而其弟適秦至關下果遇盜憶其兄之戒因與盜力爭旣而不如又追而以卑辭

請物盜怒曰吾活汝弘矣而追吾不已迹將著焉既爲盜矣仁將焉在遂殺之又傍害其黨四五人焉

下之邯鄲者上地高而邯鄲地卑也耦沙地名也使以我爲者使其得用於時必以我爲芥蔕也此章蓋謂人之遇禍不在賢愚或免或不免皆有自然之數非人所能知也

虞氏者梁之富人也家充殷盛錢帛無量財貨無訾登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擊博樓上俠客相隨而行樓上博者射明瓊張中反兩㩉魚而笑飛鳶適墜其腐鼠而中之俠客相與言曰虞氏富樂之日久矣而常有輕易

人之志吾不侵犯之而乃辱我以腐鼠此而不報無以立慬於天下請與若等戮力一志率徒屬必滅其家爲等倫皆許諾至期日之夜聚衆積兵以攻虞氏大滅其家

明瓊今骰子之類也張中張其具以射中否爲勝負也擒魚者骰采之名也於五白之中反其兩者以爲擒魚之采劉毅之爭梟盧是此類也樓上方笑而空中之飛鳶適墜腐鼠而中樓外同行之俠客本不相干俠客怒而仇其家此魯酒薄而邯鄲圍城門失火殃及池魚之意言禍福出於意料之外也立慬立勇

名也等倫俠客之同輩也

東方有人焉曰爰旌目將有適也而餓於道狐父之盜曰丘見而下壺餐以餔之爰旌目三餔而後能視曰子何爲者也曰我狐父之人丘也爰旌目曰譆汝非盜邪胡爲而餐我吾義不食子之食也兩手據地而歐之不出喀喀然遂伏而死狐父之人則盜矣而食非盜也以人之盜因謂食爲盜而不敢食是失名實者也

爰旌目人名也此章卽是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之意於陵仲子哇其兄之鵝孟子所譏亦此意也

柱厲叔事莒敖公自爲不知已去居海上夏日則食菱

芰冬日則食橡栗莒敖公有難柱厲叔辭其友而往死之其友曰子自以爲不知巳故去今往死之是知與不知無辨也柱厲叔曰不然自以爲不知故去今死是果不知去也吾將死之以醜後世之人主不知其臣者也凡知則死之不知則弗死此直道而行者也柱厲叔可謂懟以忘其身者也

左傳狼瞫之事亦是此意懟其君不知巳而至於殺其身此非直道也吾以醜後世之不知臣者此意亦佳

楊朱曰利出者實及怨往者害來發於此而應於外者

唯請是故賢者愼所出
我能出而利人則利之實亦有及我者我以非道而往加於人使其銜怨於我則人亦有來害我者此言施報之理也唯諾也人請於我而唯之則我請於人人亦唯我發於此施也應於外報也愼所出者其出於我者無以加於人也即出乎爾反乎爾之意
楊子之鄰人亡羊旣率其黨又請楊子之豎追之楊子曰嘻亡一羊何追者之衆鄰人曰多歧路旣反問獲羊乎曰亡之矣曰奚亡之曰歧路之中又有歧焉吾不知所之所以反也楊子戚然變容不言者移時不笑者竟

曰門人怪之請曰羊賤畜又非夫子之有而損言笑者何哉楊子不答門人不獲所命弟子孟孫陽出以告心都子心都子他日與孟孫陽偕入而問曰昔者有昆弟三人游齊魯之間同師而學進仁義之道而歸其父曰仁義之道若何伯曰仁義使我愛身而後名仲曰仁義使我殺身以成名叔曰仁義使我身名並全彼三術相反而同出於儒孰是孰非邪楊子曰人有濱河而居者習於水勇於泅操舟鬻渡利供百口裹粮就學者成徒而溺死者幾半本學泅不學溺而利害如此若以爲孰是孰非心都子默然而出孟孫陽讓之曰何吾子問之

迂夫子荅之辭吾惑愈甚心都子曰大道以多岐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學非本不同非本不一而末異若是唯歸同反一爲亡得喪子長先生之門習先生之道而不達先生之況也哀哉

心都子之問與子貢問夷齊語脉同岐路分也岐路之中又有岐路謂分而又分也以喻學術之不一楊子戚然而不言笑者有感也儒一也而有三術卽多岐也成徒衆也成徒猶曰成聚也因學泗而得溺喻學之末流多遠其初失其本其心都子嘿然而出悟其言外之意大道大路也大道本一至於多岐則亡

羊至學本同至於多方則喪生此本同而末異也歸同反一者同歸於至道而反於至一之理則無得無喪矣況情也未達先生之情何以習先生之道此章展轉譬喻以爲問答今禪家荅話亦有此風

楊朱之弟曰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緇衣而反其狗不知迎而吠之楊布怒將朴之楊朱曰子無朴矣子亦猶是也嚮者使汝狗白而往黑而來豈能無恠哉

此章蓋謂人不知至一之理鮮有不爲外物所變者狗見素衣而變黑安得不吠人若見白狗而爲黑亦安能無恠見外不見内人人皆然也

楊朱曰行善不以爲名而名從之名不與利期而利歸之利不與爭期而爭及之故君子必愼爲善

此莊子爲善無近名之意名出則利必隨之利至則必爭故爲善者必忘己去名而後可也

昔人有言有知不死之道者燕君使人受之不捷而言者死燕君甚怒其使者將加誅焉幸臣諫曰人所憂者莫急乎死己所重者莫過乎生彼自喪其生安能令君不死也乃不誅有齊子亦欲學其道聞言者之死乃撫膺而恨富子聞而笑之曰夫所欲學不死其人已死而猶恨之是不知所以爲學胡子曰富子之言非也凡人

有術不能行者有矣能行而無其術者亦有矣衛人有善數者臨死以訣喻其子其子志其言而不能行也他人問之以其父所言告之問者用其言而行其術與其父無差焉若然死者奚爲不能言生術哉

受之不捷者捷速也使人之行不速遂不及見其人也善數者善爲數學也此章之意蓋謂學不難而行之爲難知之不如行之不死之學其喻甚佳死者奚爲不能言生術者謂其人雖死而所言長生不死之術自是但人不能行之爾

邯鄲之民以正月之旦獻鳩於簡子簡子大悅厚賞之

客問其故簡子曰正旦放生示有恩也客曰民知君之欲放之故競而捕之死者衆矣君如欲生之不若禁民勿捕捕而放之恩過不相補矣簡子曰然

此一喻甚近人情今世蹈此失者甚衆如孤山湖中之放魚鼈有一日而賣數次者

齊田氏祖於庭食客千人中坐有獻魚鴈者田氏視之乃歎曰天之於民厚矣殖五穀生魚鳥以爲之用衆客和之如響鮑氏之子年十二預於次進曰不如君矣天地萬物與我並生類也類無貴賤徒以小大智力而相制迭相食非相爲而生之人取可食者而食之豈天本

爲人生之是蚊蚋嗜膚虎狼食肉非天本爲蚊蚋生人
虎狼生肉者哉
此章乃釋氏吞啖世界大蟲食小蟲之論其說亦有
理人食雞雞食虫蟲之類是也非相爲而生之也天
非爲人而生百物也蚊蚋虎狼之喻亦佳食肉下非
字合作豈字
齊有貧者常乞於城市城市患其亟也衆莫之與遂適
田氏之廐從馬醫作役而假食郭中人戲之曰從馬醫
而食不以辱乎乞兒曰天下之辱莫過於乞乞猶不辱
豈辱馬醫哉

此意蓋謂人有數等彼此皆辱而人不自知即莊子以隸相尊之意此中亦有孟子所言墦間之意但不露耳

宋人有遊於道得人遺契者歸而藏之密數其齒告鄰人曰吾富可待矣

齒者契上所載名物之數也得虛契而自喜虛名無實之喻也坡詩所用覲筭亦此意

人有枯梧樹者其鄰父言枯梧之樹不祥其鄰人遽而伐之鄰人父因請以爲薪其人乃不悅曰鄰人之父徒欲爲薪而教吾伐之也與我鄰若此其險豈可哉

不祥之告初意本善也因求爲薪而反啓其疑近於私也亦言世情之難必公私之難明也其喻亦甚美若此其險是句絕豈可哉三字一句

人有亡鈇者意其鄰之子視其行步竊鈇也顏色竊鈇也言語竊鈇也作動態度無爲而不竊鈇也俄而抇音掘其谷而得其鈇他日復見其鄰人之子動作態度無似竊鈇者

此章猶諺言疑心生暗鬼也心有所疑其人雖不竊鈇而我以疑心視之則其件件皆可疑此喻甚得世情之微

白公勝慮亂罷朝而立倒杖策錣張劌切策端有鐵也上貫頤血流至地而弗知也鄭人聞之曰頤之忘將何不忘哉意之所屬著其行足蹪株埳頭抵植木而不自知也

心有所著頤傷而不知亦人情也倒杖策者以其杖倒轉而自策也錣杖末之銳也株木也埳陷也意有所屬者則於其行也雖抵觸而不自知即大學心不在焉視不見聽不聞之意

昔齊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而之市適鬻金者之所因攫其金而去吏捕得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對曰取金之時不見人徒見金

志在攫金而不見其人是逐獸不見太山也言心有所迷故至此篇議論皆正皆與儒書合末後數件設喻俱佳文字亦異於他篇大抵此書八篇之中其爲本書者亦自可辯就中數段全似盜跖說劒文字決非列子所作明矣若此篇議論雖正實非列子家數通諸家之學者必能辯之

列子鬳齋口義卷下